

刚从上海参加了一个著名企业举办的冷餐会,隔了一天,我又参加了在济南的一个酒桌午餐。这两个酒会风格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冷餐会气氛融洽,主客双方随意沟通交谈甚欢;而酒桌午餐形式呆板,尤其是席间的强制性劝酒,让我这个恐怖喝酒的人极为反感。

那是一个大型会议的酒桌午餐,其中一位主宾反客为主(看似属本桌德高望重者),向同桌所有的人强迫敬酒,他自己喝两杯其他人喝一杯,还振振有词,说生意上生活中不让朋友同事受伤受损失。谁都知道喝多了难受,会损害健康,但是大家宁可难受、损害健康也不能不喝,因为不能不给敬酒人面子。这个“重情轻身”的仁兄口口声声说生活中生意上都为别人着想,为什么在酒桌上可以理直气壮地损害他人损害自己,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全桌其他人人都被他“义正词严”的气势震住,纷纷照办,唯有我坚持不喝。这位我们从未谋过面的仁兄抢我的酒杯作硬灌状,我极力维护自己不喝酒的权利,并抗议:“为什么伤身体才是友情?不伤身体就会伤感情?”那位仁兄很下不来台,把自己一杯喝下,说:“我不是强迫要你喝酒,我是来替你喝的。”我说:“我也不愿你为我伤身体。”桌上其他人看到这个局面都来打圆场,

其中一位女同胞还把面前的酒杯好意拿过去,喝完后再给我。如果是换了别人,因为女同胞替自己喝酒会感到没面子,而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愿意女同志为我喝酒伤身,更不愿意看到女士们也加入到受“酒桌文化”伤害的行列。

不知大家是不是认真地思考过:为什么都怕伤身体,都知道多喝酒后胃难受而都不能拒绝这种劝酒?

为什么少数大酒量的人非要强迫小酒量的人和他人喝得一样多?

为什么少数爱喝酒甚至嗜酒成性的人逼着不爱多喝酒甚至不喝酒的人陪着他们一起喝?

为什么不多喝少喝就等于不给劝酒的人面子?

为什么非要把被劝喝酒的人喝坏、喝伤、甚至喝死才能代表重视、敬重对方?

为什么表达友情非要以伤身体来作代价?不伤身体就会伤及感情?

为什么两三个小时的对

话多数都是斗酒、劝酒的废话,难道人们之间除了斗酒之外就没有沟通感情调剂气氛的其他方式了吗?

为什么要在酒会上浪费那么多时间来谈根本谈不上有效率的工作?而频繁出席这种酒场的人非要用酒才能解决问题吗?

我只是顾虑如果我们酒桌上争执起来主人会不高兴,尴尬场面会让主人下不来台。而没有想怎么去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来推动这种糟糕的饮食文化向先进的文化转变。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但当前流行的这种“酒桌文化”已经变质。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日常招待客人,那种豪爽、周到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铁?铁!那就不怕胃出血!感情深不深?深!那就不怕打吊针……”那我们酒文化已走了样,偏离了主客双方的初始愿望,成了违背人性、损害健康的“垃圾文化”。

“酒桌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为什么要把某人放倒使其不省人事,甚至因此住院?这类事真值得成为某些人酒桌上的唯一目的和席散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在酒桌上却一反常态,无所不用其极地强迫他人做或许是他们最头痛最害怕最厌恶的事情?甚至都亲眼看到那么多人因喝酒而身心受害还对酒场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呢?

回来的当天,我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检讨:在酒桌上我仅对劝酒之人的强迫喝酒行为做了较强烈的反抗,并对身边的两三个人讲了我对“酒桌文化”的反感。但是我没有像劝酒之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讲自己的“反酒桌”文化。我很后悔。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

观点,没有讲明这种“酒桌文化”对身体的损害,致使大家会误解,甚至还有可能留下一个“不配合”的不好印象。

我只是顾虑如果我们酒桌上争执起来主人会不高兴,尴尬场面会让主人下不来台。而没有想怎么去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来推动这种糟糕的饮食文化向先进的文化转变。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但当前流行的这种“酒桌文化”已经变质。追溯中国酒文化,无论是李白的举杯邀月,王维的西出阳关,还是日常招待客人,那种豪爽、周到都是善意的。如果把这种善意演变成“感情铁不铁?铁!那就不怕胃出血!感情深不深?深!那就不怕打吊针……”那我们酒文化已走了样,偏离了主客双方的初始愿望,成了违背人性、损害健康的“垃圾文化”。

“酒桌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为什么要把某人放倒使其不省人事,甚至因此住院?这类事真值得成为某些人酒桌上的唯一目的和席散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在酒桌上却一反常态,无所不用其极地强迫他人做或许是他们最头痛最害怕最厌恶的事情?甚至都亲眼看到那么多人因喝酒而身心受害还对酒场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呢?

回来的当天,我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检讨:在酒桌上我仅对劝酒之人的强迫喝酒行为做了较强烈的反抗,并对身边的两三个人讲了我对“酒桌文化”的反感。但是我没有像劝酒之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讲自己的“反酒桌”文化。我很后悔。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

## 陈腐的“酒桌文化”

黄鸣



为什么要把某人放倒使其不省人事,甚至因此住院?这类事真值得成为某些人酒桌上的唯一目的和席散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而在酒桌上却一反常态,无所不用其极地强迫他人做或许是他们最头痛最害怕最厌恶的事情?甚至都亲眼看到那么多人因喝酒而身心受害还对酒场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呢?

回来的当天,我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检讨:在酒桌上我仅对劝酒之人的强迫喝酒行为做了较强烈的反抗,并对身边的两三个人讲了我对“酒桌文化”的反感。但是我没有像劝酒之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宣讲自己的“反酒桌”文化。我很后悔。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



风清洞水明 买鸿钧

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我最喜欢诗,尤其是古体诗词。这一爱好从上小学时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刚上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所有的课都停了,并且课本也不发了。好像是到了1969年吧,上面让复课,但仍然没有教材,每人给发了一本《毛主席诗词》当课本。那时农村老师少,大多数老师都是“复合型人才”,往往既讲语文,又讲数学,同时还兼班主任。当时我们的那位“复合型”老师据说是个“老右派”,50多岁。课讲得还可以。但可能是怕讲错了担当不起,对《毛主席诗词》,他只领我们读,一句也不作解释。当时发的这本《毛主席诗词》是64开的小册子,红色封面,共收毛主席诗词36首。每篇诗词都是老师先领我们读几遍,然后让我们自己读。当时年纪小,理解力差,加之老师又不讲解,虽然把毛主席的



石缘斋 谢志伟

## 郑邑旧事

王瑞明

民国初年,当时郑州市面上已有绸缎、南货、杂货、盐商、钱庄、京货、酱菜、糕点、药材、棉花行、烟茶、饭店、旅馆等十八个行业,火车站沿的席棚棉花商行、货栈、仓库、饭馆、茶社、戏园子随处可见。原有建筑不敷使用,为了应急,搭棚业应运而生,流行开来。后来发展到临时性的市场开发,街道、乡村集市会上,有货棚、彩棚、凉棚、暖棚、喜棚、丧用棚、牌楼等各种用途的棚。李济通先生曾在“益民市场今昔”一文中记述: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坟岗集中一次性修建席棚500余间,入住各种店铺近500户。由此可以看出当年搭建席棚出动的棚匠之多,规模之大。解放前,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大都是无文化的体力劳动者,人称“棚匠”,俗称“架子工”。据住在南彩虹小区的贺长贵老人谈:因生活所迫,他十几岁跟随父亲学干搭棚这一行。搭棚技术主要是系绳扣,熟练工扣的绳扣既简便又结实,拆卸时容易解开。那个年头,搭棚用的材料是木架杆和竹竿、苇席、麻绳。搭棚技艺高超的工匠胆大,手脚麻利,会攀高,无论平地或在屋顶上立杆,很少挖坑,横三竖四,牢固可靠。经营搭棚业的行商,由于后有官方支持,承揽的都是些大型工程,他们除有固定工人外,临时从四乡雇工有时不下几百人,略加教练能爬上高,就可干活活。搭棚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室外作业非常艰苦,安全无保障,上架子摔伤的事时有发生。还经常受到工头的剥削,搭棚工每天所得收入低微,甚至难以养家糊口,极其清苦。解放后,搭棚业转入到建筑行业,劳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搭棚的“棚匠”一跃成为搭脚手架的架子工,是建筑工地上不可缺少的一门专业工种了。

洛阳的牡丹花会,郑州的月季花会,开封的菊花花会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你知道吗?郑州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有大型花会了。

明新中学是当年郑州有名的私立学校,创建于1932年。址在老城区的书院街(今市三职中),该校不仅为中原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开创了环境绿化,举办花会的先河。这些成果,都要归功于明新中学的创始人、校长姚明甫。姚明甫(1880-1970),荥阳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师范,后回乡教书育人,因成绩斐然,擢升为郑州市立中学校长。后改制为私立明新中学时,再任该校董事长兼校长。姚不但治学有方,还善于植树种花,其中尤爱养菊。他家挂有“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中”(杜甫诗)的中堂,办公室贴有“莫嫌老圃秋容淡,犹看黄花分外香”(韩琦诗)的条幅。种菊、赏菊、咏菊成了他茶余饭后的一大嗜好。他自己种,也号召学校师生员工种;家里种,学校也种。为增加花色品种,他自掏腰包,四处

## 郑州最早的花会

李济通

36首诗词全部“学”了一遍,但对于什么叫词牌,什么叫七律,什么叫七绝,还都一概不懂,对于作品所描绘的意境也似懂非懂。尽管如此,我却从此喜欢上了古体诗词。

特殊的年代使我在从小便喜欢上了古体诗词,然而,又同样是那特殊年代使我这一兴趣在而后的中学时代未能及时

得到强化、拓展。

初中毕业后我便回乡务农,一干就是八年。当时的体力劳动十分繁重,每天要干10个小时以上。尽管家境贫寒,生活很艰辛,但可能是因为正处于生长旺盛期吧,我对知识的渴求欲望却十分强烈,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找书看。而这一期间是农村极度贫穷,根本买不起书;二是文化饥荒,除毛选、毛主席语录和批

林批孔的书籍外,书店里的书很少,特别是文艺类图书,更是奇缺。而“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图书又大都遭封,想找本书看看都很难。常常是一听说谁有本书,便立即去找人家借,有时甚至用几本书去换人家的一本看。并且是饥不择食,小说、剧本、医学、天文、地理,借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时生产队差不多每天晚

上都干农活,我只有在收工之后才能看书。不论早晚,每晚收工回来,我总要点上自制的墨水瓶柴油灯,再看上一两个小时的书。记得在1974年,我有幸借得一本《宋词一百首》,我用了差不多一个通宵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它。这是我除毛主席诗词外第一次接触到传统诗词,在这里我认识了苏轼、辛弃疾、陆游……而后来又有幸借得了一本

王

力《诗词格律十讲》手抄本,当时我简直如获至宝,在先看过一遍之后,又一字不落地把它抄了下来。通过这两本书,我不仅对古体诗词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从此开始动手写了起来,我的作品集中所收录的《游卧龙岗》、《隐山行》、《少农吟》等就是这时的作品。

1979年,我凭借着多年来的广泛阅读,特别是曾看过大量线装古籍的古文基础和擅长写作的优势,考入了郑大中文系。虽然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遗憾的是,四年下来四十多门功课中只有古代文学涉及古体诗词的内容,并且又多侧重对诗人的创作道路、作品的时代背景的分析,很少讲作品的谋篇布局,对平仄格律更仅仅是提及而已。后来虽然我曾任诗词方面也下过一些工夫,但对诗词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律诗的平仄格律的分析,特别是律诗的平仄格律方面,至今仍然还做不到位。

## 至今爱诗尤甚古体

乔梁庆



荷花 无忌 摄影

求购菊花名品。使当年明新中学的菊花品种多达四十余个,如珍贵的墨菊、绿菊、香白梨、梳妆妆等,均有种植,并将菊花定为校花。他写的《菊花赋》、《以菊为校花解》,为学子必读之教材。而尤为人们称道的,则是他一年一度举办的重阳菊花展览会。

据该校高材生,已八十三高龄的郑象乾老人回忆:“每年夏历九月九日,在校举办大型菊花展览,从校门到后院(共四进院),室内室外,楼上楼下,走道、庭院,以各种形式遍布各种菊花。名贵菊花都挂上印有红格的纸牌,写明品种、特性、学名,并写有校长或王海若等国文教师的赞诗。这时,各界人士都来参观,市民也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当年花会之盛况,由此可见。明新中学的重阳菊花展,自1933年起,连办数年。1938年以后,由于战事频繁,学校被迫迁至东街孔庙,加之姚先生后来调至省城开封,这个别开生面的大型花会,也就在郑州销声匿迹了。

虫王庙在中牟县南五十里,张庄镇境内的翟庄村东侧岗丘上。原为陈州——郑州官大道经此。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载:“虫王庙在县南五十里辛兴里。”据传此庙是为供奉唐王李世民所建的祠庙。唐初年间,有一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大面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从天而降。群蝗过后,将所有的庄稼,甚至树木及所能食植物啃食一空,农作物绝收,造成特大灾荒。蝗过境之时,当地百姓在树上捉住一只大的飞蝗,众称“虫王”。将这只蝗王献给了唐

## 虫王庙

肖自才

王李世民。唐王看到这一蝗虫造成数百万百姓的痛苦,一怒之下,将这只大蝗团团吞下腹去。从此群蝗无首,飞得无影无踪。

事后,众百姓看到唐王李世民真是一位爱民的好皇帝,处处关心乡民疾苦,当年多处大兴土木建祠庙,称李世民为能震灾害虫的“虫王”,并长期以祀之。

此庙宇肇建年代不详,但据清乾隆十九年中牟县志所载,该庙宇经历代多次重修,到民国年间,该庙已建有大殿,中间为唐王李世民塑像,手托飞蝗,面部作怒视状,栩栩如生,并建有廊庑、山门、戏楼等设施,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有古庙会。每逢会期一般都唱两天大戏,各村会首另组织不少娱乐活动,四方来此香客众多,香火旺盛。都祈求蝗不入境,年年五谷丰登。古庙会一直相沿至今。可惜上世纪50年代初,虫王庙古庙建筑遭人为毁坏,目前只是遗址尚存。但庙旁的岗丘已全部绿化,林木茂盛。每年的会期仍在遗址前举办。

一屋子的笑声,一屋子的快乐,我感到无比的甜蜜,无比的满足。我想,此时德邻若也在,那就足够了。

不过,人哪有十足的呢?德邻虽说带兵带将成了个大人物,但他整日为国事为军事忧心忡忡,谈不上安逸。而几十年跟随丈夫的郭氏德洁,虽前呼后拥,她又何尝算得十足?她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因她未有生育,也自有她的烦恼。

## 连载

到北平

在上海,虽然住得舒适,快乐,但因邻近有间殡仪馆,终日哀乐之声,不绝于耳,使人有点扫兴。正好,德邻来信,叫我们去北平团聚。德邻在北平为我们安排了一间华丽的住宅(是外交部官员颜惠庆的邸宅),德邻也是急于与儿媳孙女团聚的,我们到车站时,他亲自来接。父子俩已阔别十年,德邻满脸高兴,激动得频频说:“好呀!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幼邻上前与父亲彬彬有礼地握手问好,珍妮抱着莱丝琳,幼邻介绍与父亲见面问好,德邻欢喜不尽。看我拉着玛西走在后面,赶忙过来把玛西抱起……一家三代,团聚一起,这一天是1947年6月8日。

## 我与李宗仁

李文明 口述 李秀文 整理

有德邻在一起,三代同堂,共吃团圆饭,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高兴的事吗?我们的住宅在东成家立业,她妇温柔可爱,孙女天真活泼,我觉得幸福注满了心田。全家团圆,当晚厨师大厨做了满满一桌好菜,给幼邻和珍妮接风。

珍妮是个混血女子,生长在美国,习惯一如美国人,与幼邻婚后,幼邻略为告知我国生活和语言习惯。在美国还带她去唐人街吃过中国饭菜,接触过一些中国朋友,使她对中国有所认识,也略懂一些中国话。她对中饭菜十分喜爱,进餐时我常用筷子比我还妥帖,不禁惊奇。我自己是中国入,却拿不好筷子!我如入梦境。我想,要是德邻也在,就更满足了。

珍妮虽说是做过妈妈的人了,仍然如少女一般腼腆、婀娜多姿,既温柔又彬彬有礼。儿子西生在后面,赶忙过来把玛西抱起……一家三代,团聚一起,这一天是1947年6月8日。德邻领我们回到住宅之后,立即同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有德邻在一起,三代同堂,共吃团圆饭,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高兴的事吗?我们的住宅在东成家立业,她妇温柔可爱,孙女天真活泼,我觉得幸福注满了心田。全家团圆,当晚厨师大厨做了满满一桌好菜,给幼邻和珍妮接风。珍妮是个混血女子,生长在美国,习惯一如美国人,与幼邻婚后,幼邻略为告知我国生活和语言习惯。在美国还带她去唐人街吃过中国饭菜,接触过一些中国朋友,使她对中国有所认识,也略懂一些中国话。她对中饭菜十分喜爱,进餐时我常用筷子比我还妥帖,不禁惊奇。我自己是中国入,却拿不好筷子!我如入梦境。我想,要是德邻也在,就更满足了。珍妮虽说是做过妈妈的人了,仍然如少女一般腼腆、婀娜多姿,既温柔又彬彬有礼。儿子西生在后面,赶忙过来把玛西抱起……一家三代,团聚一起,这一天是1947年6月8日。德邻领我们回到住宅之后,立即同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四、海眼一枝花

老黄家在遂平县有名的海眼村。这里有一泓清泉,涝雨不增多,干旱不减少,世代传说这是大海的眼睛,村庄因此而得名。老黄从部队转业回来,承包了村里的两亩地,种两亩大型鱼塘,饲养多种名优淡水鱼类,于是发了大财。由于他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负过伤,所以走路时腿脚有些跛。虽然老黄其貌不扬,却从云南带回一个年轻貌美、如花似玉的老婆,号称“海眼一枝花。”这女人也争气,接连生下一男一女。一双儿女眉清目秀,像金童玉女一样,老黄笑得整天合不拢嘴。

当男孩长到7岁,该上学了,老黄怕儿子在学校受气,便从县城小学里,月薪两千元请了个家庭教师。这位老师姓翟名旺,是个美男子。老师进门不到一年,学生没教会,却把学生他妈教会了。老师循循善诱,学生他妈心领神会。有一天趁老黄去县城送鱼未回,他们便携带巨款,双双远走高飞。老黄一家三口哭得像泪人一样,邻里苦苦劝总劝不下,一些老年妇女也随着擦眼抹泪。人们纷纷议论,有的说这女人人心太狠,连自己的儿女都抛下不要,就跟野男人跑了;也有的说这事都怪老黄,不该引狼入室。

经过一年多的明察暗访,老黄终于弄清楚,老婆带着野汉子回了云南原籍,中国一边不敢停留,便在缅甸开了一家豪华家具店。老黄将3岁的小女儿托给亲戚照管,自己带上儿子就像当年进军越南那样,又来到了阔别多年的云南。他在国门旁开店,出入境的人都能看清楚。

说不上哪一天冤家路窄就能碰上那两个狗男女!听了黄家父子的哭诉,我认为那个叫翟旺的年轻人,做事太绝,不该让老黄人财两空,我心里盘算着如何给老黄帮上忙。但是,事情未见分晓,不应先许诺。虽然我已成竹在胸,却不便对老黄讲,稍坐一会便告辞了。

我与缅甸白象县县长凌云,有金兰之谊。后天是他母亲80寿诞,我理应向前往拜寿。早在几天前就和凌云约好,到时他派勤务人员前来接我。在贺寿期间,我还想顺便把老黄的事谈一下。那一对男女就在缅甸地盘上开店,作为一县之长,我想他定会有办法的。

凌云派来接我的人早早来到,帮我拿上东西,我们就乘汽车出发了。凌云的家乡叫横子岭,是缅甸北部最偏僻的小市镇,与中国隔怒江相望。我和凌云县长的勤务兵小闵,在街上品尝风味小吃,直到酒足饭饱,乘兴回宾馆休息。在门前有几个浓妆艳抹的缅甸姑娘将小闵拦住,有我,我承当了村里的两亩地,种两亩大型鱼塘,饲养多种名优淡水鱼类,于是发了大财。由于他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负过伤,所以走路时腿脚有些跛。虽然老黄其貌不扬,却从云南带回一个年轻貌美、如花似玉的老婆,号称“海眼一枝花。”这女人也争气,接连生下一男一女。一双儿女眉清目秀,像金童玉女一样,老黄笑得整天合不拢嘴。

当男孩长到7岁,该上学了,老黄怕儿子在学校受气,便从县城小学里,月薪两千元请了个家庭教师。这位老师姓翟名旺,是个美男子。老师进门不到一年,学生没教会,却把学生他妈教会了。老师循循善诱,学生他妈心领神会。有一天趁老黄去县城送鱼未回,他们便携带巨款,双双远走高飞。老黄一家三口哭得像泪人一样,邻里苦苦劝总劝不下,一些老年妇女也随着擦眼抹泪。人们纷纷议论,有的说这女人人心太狠,连自己的儿女都抛下不要,就跟野男人跑了;也有的说这事都怪老黄,不该引狼入室。

小闵昨晚在外面混一夜,未能很好休息,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一会儿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浑身冷汗,竟然虚脱了,躺倒在路边。小李将他两腿盘起,揽在怀里,不断为他掐人中,合谷等穴,很长一会小闵才醒过来。我只好把马让他乘坐,我跟在后边,人比马少了两条腿,一溜小跑才能跟上,我这才体会到了随从人员的苦况。几乎耗尽了体力,才来到一处名叫蛤蟆眼的小山村。天黑时,前面有了火光,渐渐听到人声,原来是凌云县长不放心,带人接我们来了。

小闵昨晚在外面混一夜,未能很好休息,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一会儿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浑身冷汗,竟然虚脱了,躺倒在路边。小李将他两腿盘起,揽在怀里,不断为他掐人中,合谷等穴,很长一会小闵才醒过来。我只好把马让他乘坐,我跟在后边,人比马少了两条腿,一溜小跑才能跟上,我这才体会到了随从人员的苦况。几乎耗尽了体力,才来到一处名叫蛤蟆眼的小山村。天黑时,前面有了火光,渐渐听到人声,原来是凌云县长不放心,带人接我们来了。

## 我在金三角卧底十年

傅衍鲲

宾馆警卫出来干预,才算小闵解了围。但是,当半夜醒来,却发现月光照着的小闵的床位,是一张空床,直到第二天他和赶马人一道进屋来,看到我后一脸的不自然。

赶马人叫李新宇,30岁上下,家在红椿镇所属的飞狐岭,中等文化,善于谈话,一路上还能和在田间劳作的妇女对唱山歌,有这样的人做伴颇不寂寞。

正行进间,“嗖”的一声从山上飞下一物,还未看清是什么东西,马受惊了,高高仰起前身翘起前蹄,“咳嗽”叫着把我掀了下来,然后惊慌地向前跑去。小闵赶忙将我扶起,小李则去追赶他的马。我一边揉着被摔疼的腰背,一边在小闵搀扶下慢慢向前走。

小闵昨晚在外面混一夜,未能很好休息,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一会儿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浑身冷汗,竟然虚脱了,躺倒在路边。小李将他两腿盘起,揽在怀里,不断为他掐人中,合谷等穴,很长一会小闵才醒过来。我只好把马让他乘坐,我跟在后边,人比马少了两条腿,一溜小跑才能跟上,我这才体会到了随从人员的苦况。几乎耗尽了体力,才来到一处名叫蛤蟆眼的小山村。天黑时,前面有了火光,渐渐听到人声,原来是凌云县长不放心,带人接我们来了。

小闵昨晚在外面混一夜,未能很好休息,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一会儿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浑身冷汗,竟然虚脱了,躺倒在路边。小李将他两腿盘起,揽在怀里,不断为他掐人中,合谷等穴,很长一会小闵才醒过来。我只好把马让他乘坐,我跟在后边,人比马少了两条腿,一溜小跑才能跟上,我这才体会到了随从人员的苦况。几乎耗尽了体力,才来到一处名叫蛤蟆眼的小山村。天黑时,前面有了火光,渐渐听到人声,原来是凌云县长不放心,带人接我们来了。